

西泠歷史軼事

西湖佳話傳奇

宋經樓書店發行

西湖佳話傳奇序引

西湖名勝甲天下。春光明媚。遊者忘歸。舉國羨之。

蓋西湖本名聖湖。位於杭州驛。六橋三竺。可入畫圖。民元以來。

輿市場。關馬路。築公園。在三春佳日。名流裙屐。益趨之若鶩焉。

惟勝蹟流傳。有古今之異趨。非朝夕之偶然。首須根據事實。攷證

歷史。舉凡名公巨卿。騷人墨客。詩文題詠。皆包含無遺。於是地得

人益顯。人亦因地以傳。况經此事變。燬損尤多。所謂「回首舊遊真

似夢。當年景物已全非」。著者搜得藏家清初文豪湖上笠翁所輯歷朝

西湖故事舊本。演成通俗傳奇。以小說家立場。述志乘門軼事。言言

有據。惜原本湮失久矣。即當地耆碩。亦有不知其名者。急付鉛槧。

俾公同好。定名為西湖佳話傳奇。庶遊湖羣侶。聊資客中之消遣。而

韻事流傳。亦增一段之佳話耳。時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守安識於宋經樓

— 通 俗 故 事 —

西 湖 佳 話 傳 奇 目 錄

上 冊

白太傅重開鏡面……………一

蘇學士續整湖隄……………二三

蘇小小慧眼風流……………五一

道濟僧玩世裝瘋……………八六

下 冊

覺長老相府投胎……………一八

岳武穆千秋遺恨……………四六

孤山處士愛梅花……………八三

西湖佳話傳奇

蠡城守安輯

白太傅重開鏡面

古詞有云。景物因人成勝概。這西湖山水之秀美。雖自天地生成。然補鑿之功却也虧人力。西湖的風景。莫說久遠者不知作何形狀。就是到了唐朝。杭州一帶地方還都是沮洳斥鹵之所。居民稀稀疎疎。不能生聚。何況山水。直到唐玄宗時。李泌來爲刺史。留心政事。訪察生民之凋敝。皆由水泉鹹苦之故。因自到西湖之上。嘗到西湖之水。却清淡可以養生。便思量要將湖水引入城中。以救那鹹苦之害。却無計決鑿。再三審視。方又察出西湖之水。原有泉眼數十暗行地中。必須

鑿井相通。將湖水引入城中。令居民食淡以遂其生。因不惜一時之財。雇用民夫。在郡城中開鑿了六個大井。你道是那六個井。（相國井、西井一名成化井、金牛池、白龜池、方井、小方井、）自六井鑿通之後。果然水泉清淡。萬姓不受鹹苦之害。遂致生聚漸繁。居民日富。湖敵之區轉變作繁盛境界。却還無人料理到西湖上去。不意李泌去任之後。後官只管催科。並不問及民間疾苦。日積月累。六井依然湮塞。民衆又飲鹹苦之水。生聚仍復蕭條。那西湖冷淡是不消說了。直到真元中。杭州又來了一個大有聲名的賢刺史。方纔復修李鄴侯的舊蹟。重洗刷出西湖的新面目來。爲東南勝境。你道這賢刺史是誰。就是太原白樂天。居易。樂天生來聰慧過人。才華蓋世。自幼卽奇才異。

能。故人盡道他是神仙轉世。唐代以詩取士。有一位前輩老先生。叫做顧况。大有才名。當時名士俱推重他爲詩文宗主。凡做的詩文。都要送來請教。以定高下。這顧况的眼睛又高。看了這些詩文。皆不中意。絕無稱賞。若經他看了一遍。看一遍。便要算做上等的了。故人送詩到他門首。都躡足而不敢進。因是人相傳顧况之門。爲鐵門關金鎖匙。輕易不讓人入去。此時白樂天年尙弱冠。聞知顧况之名。也不管好歹。竟攜了詩卷。親送到門前。叫門下人傳將入去。顧家門上人。是傳送慣的了。一面接了詩卷。一面就說道。相公且請回。候老爺看過了。再來討信罷。白樂天道不消得。煩你送進去。我且候着。只怕你們老爺就要請我相見。門上人見他年紀雖青。能說大話。也不敢

待慢他。只笑了一笑。便傳將入去。此時顧况坐在書房裏。正對着幾卷套頭詩。看厭煩了。推在半邊。喫茶消遣。忽又見門上人送進這卷詩來。他却又接在手中。原來這顧况。本意原甚愛才。不是輕薄。只因送來這些詩。不是陳腐。就是抄襲。若耍新奇。便粧妖作怪。無一首看得上眼。故露出許多高傲之態。爲人畏懼。然他本心。却恐怕失了真才。故送進詩來。仍接在手中。先看了詩卷面上。寫着太原白居易詩稿七字。竟無一謙遜之詞。又不致求教之意。又見他名字叫做白居易。因大笑道。他名居易。只恐米價太貴。居之也還不易。他雖說笑。亟展開詩卷。剛看得第一首。便覺是自出手眼。絕不與人雷同。再看第二首。更覺淡雅中有些滋味。不禁那些嬉笑之容。早已收斂。再

信手揭開中間一看。忽看見有一首咏芳草的道。（離離原上草。一歲一枯榮。野火燒不盡。春風吹又生。遠芳侵古道。晴翠接荒城。又送王孫去。萋萋滿別情。）顧况讀完。便忍不住把案一拍。稱贊道。此詩得陶韋之氣。吐李杜之鋒。好佳作也。問門上人道。這白相公既送詩來。爲何不請他入坐。門上人回道。小的不知好歹。未敢請他進來。他却還立在門外。等老爺相請哩。顧况道。如此還好。快去相請。門上人應諾出去。顧况就立起身也隨後跟來相接。二人相見之後。互相敘述。甚是歡然。顧况道。我只道斯文絕矣。不意天壤間留此種子。何其幸也。遂邀白樂天到書房中。竟遜之上坐。待以上賓之禮。杯酒之間。細論古今。恨相見之晚。成了莫逆之交。當時有人題詩道。

（顧才子掣開金鎖匙。白樂天撞破鐵門關。）自此之後。白樂天詩名遠播。長慶中。就登了拔萃的進士。年紀只得二十七歲。唐時凡登進士第的。都在曲江賜宴。宴罷便都到慈恩寺雁塔下。題名其上。且各各題詩紀事。樂天所題之詩有兩句。（慈恩塔下題名處。十九人中最少年）樂天因詩才有名。又兼年少。故召入翰林爲學士。隨遷了左拾遺。每每奏對班中。論事鯁直。不肯阿諛。天子變色。謂宰相李絳道。白居易朕所拔擢。他怎敢放言無忌。朕豈能堪。李絳忙跪奏道。言路大開。有臣直諫。乃朝廷之盛事。白居易敢於直言者。正所以報陛下拔擢之恩也。望陛下姑容之。以發揚皇上盛德。天子聞言大悅。待居易恩禮如初。後又因論事。觸怒朝廷。諸廷臣怪其越位多言。遂貶

爲江州司馬。久之。穆宗卽位。聞其才名。召入翰林以知制誥。但穆宗性好遊畋。出入無度。白居易耐不住。又做了一篇續虞人箴。獻於穆宗以言規諷。穆宗見了不勝大怒。是時宰相才庸。無敢解救。遂謫遷爲杭州刺史。樂天聞報。怡然說道。我白居易既蒙皇上拔擢。做一日之官。自當盡一日之職。立朝則盡言得失。守邦則撫字萬民。總是替國家出力。何分內外。聞知杭州有山有水。足娛其性情。就欣然命人收拾行囊。帶領家眷同赴杭州之任。正是（非關有意逐賢人。豈是私心作遠臣。多分西湖山與水。催他來點十分春。）白居易一路水陸兼程。不日到了杭州。接受刺史之任。完了許多例行的公務。卽遍訪民間疾苦。方曉得李鄴侯開的這六井。歲久年深。無人料理。

依然湮塞。民衆仍苦鹹水。生聚又復蕭條。樂天訪察明白。急發人丁重修六井。不日成功。百姓又漸蕃盛。又訪察得西北城下塘一帶之田千有餘頃。皆賴西湖之水以爲灌溉。近因湖堤倒塌。蓄泄無限。難以救濟。往往至於荒旱。因又發丁築起湖堤。比舊堤更高數尺。以便多蓄湖水。放水口上。又恐水高易於泄去。又設立水閘以爲啓閉。自築堤立閘之後。蓄水有餘。泄水不渴。故下塘一帶百姓。竟無荒旱之苦。俱歌功頌德。多感激不盡。樂天因行了這幾件德政。見民間漸有富庶之象。他也滿心歡喜。便於政事之暇。每常到西湖上來游覽。看見南山一帶樹色蒼蒼。排列着十數里的翠屏。甚是豁人的心眼。又見湧金清波一帶的城郭立於東保叔塔、葛嶺、棲霞、烏石、北高峯、繞於

西北。南高峯、南屏山、鳳凰山、繞於西南。竟將明臺一湖包裹在內。宛如團團的一面大水鏡。但恨水闊烟深。舉動要舟。不便散步。又見孤山一點宛在水中。而湖西一帶盡是松筠。往來必須車馬。因而動了一片山水之興。就從那斷橋起。又築了一條長堤。直接着孤山。竟將一個湖分作裏外兩湖。又在長堤上種了無數的桃李垂楊。到春天開放之時。紅紅綠綠。綿延數里。竟像一條錦帶。引得那些城裏城外之人。或攜樽揭盒。或品竹彈絲。都到堤上來游覽。來來往往。就如蟻一般。再沒個斷絕之時。初來的是本郡遊人。既而又添了外邑。漸漸引動四方。傳揚開去。竟天下聞西湖之名矣。樂天既做了西湖的山水主人翁。就有一班好事的。也來湊趣。說道這裏可憇憇足力。就添蓋

了一間亭子。又有道這裏可眺望遠山。就增造了一座樓臺。由是好佛的。檢幽靜處起建寺宇。好仙的。擇名勝地創立宮觀。好義的。爲忠孝立廟。好名的。爲賢哲興祠。西湖勝地。無不爲人占去。至於酒樓茶館。僻靜處也隔不得三五家。酒帘高掛。若到熱鬧場區。竟比屋皆是酒壚茶館。初還只在西湖上粧點。旣而北邊直粧點到靈隱、天竺、南邊直粧點到淨慈、萬松嶺竟將一個西湖。團團粧點成花錦世界。後來這條堤。因是白樂天所築。遂叫做白堤。樂天見此光景。也十分得意。因賦詩自表道。（望海樓臺照曙霞。護江汀畔踏晴沙。濤聲夜入伍胥廟。柳色春藏蘇小家。紅袖織綾誇柿蒂。青旗沽酒趁梨花。誰開湖寺西南路。草綠裙腰一道斜。）自此之後。百姓感白樂天事事爲地

方盡心修治。皆心悅誠服。巴不得他久在杭州。樂天每日政事一完。也便到各名勝所在游賞題詩。若烟霞、石屋、南北二峯、冷泉亭、雷峯塔。以及城中各處名蹟。凡有一景可觀。無不留題。以增其勝概。只恨沒一個同調的詩友。與之互相唱和。忽一日。聞得他一個詩酒知心好友。叫做元微之。也除授到浙東做觀察使。雖有一江之隔。爲官守所繫。不能往來。只在數百里內。消息可以相通。滿心歡喜。但不知何時方能到任。因差人去打聽。又暗想道。我與微之二人。皆以詩酒山水爲性命。前見我遷了杭州刺史。又見我說身臨明聖之邦。有西湖山水之樂。他甚是氣我不過。今日他是經歷到禹穴、蘭亭、並山陰道上。他豈不誇張其美。也要來氣我。諒西湖名勝天下。對得他過。須要

打點回他方妙。果遲不到數日。有一和尚叫做賀上人。自浙東回杭。替元微之帶了一封書來。忙忙拆開看時。却無一句寒暄之語。惟有一首七言律詩。誇獎他州城之美。並他爲官得勝地之樂道。（州城迴繞拂雲堆。鏡水稽山滿眼來。四面常時對屏障。一家終日在樓臺。星河似向簷前落。鼓角驚從地底回。我是玉皇香案吏。謫居猶得往蓬萊。）樂天看了知他是來爭氣。因微笑道。他要爭氣。我偏要貶駁他一番。看他何詞以對。因而也不敘寒暄。但只題詩一首。差人送去。元微之得了書。拆開來看。也只一詩。讀那詩道。（賀上人回得報書。太誇州宅似仙居。厭看馮翼飛沙久。喜見蘭亭烟景初。日出旌旗生氣色。月明樓閣在虛無。知君暗數江南郡。除却餘杭總不如。）元微之見

了。知是樂天戲他。故相貶駁。因和韻答他一首。仍自誇張。却隱寓貶駁杭州之意。又差人寄復樂天。樂天開看其詩道。（仙都難畫亦難書。宦任登臨不合居。繞郭烟嵐新雨後。滿山樓閣上燈初。人聲曉動千門闢。湖色宵涵萬象虛。爲問西州羅剎岸。濤頭冲突近何如。）原來錢塘江未經築岸之時。那潮頭起時直高數十丈。拍天一般湧將上來。就如千軍萬馬奔騰。也不是這般洶湧。所以元微之做入詩。以來取笑。樂天看了。因笑道。微之此詩要來笑我。却笑差了。錢塘江湖如雪山銀障。乃天下奇觀也。便是漢時枚乘所賦八月廣陵濤。何等稱雄。也比不得我錢塘潮之萬一。微之爲何反以羅剎來貶駁。由此看來。我杭州的好處。他尙未盡知。若不說明。豈不埋沒了。因又做詩一首

。寄與元微之道。（君問西州城下事。醉中疊紙爲君書。嵌空石面標羅刹。壓捺潮頭敵子胥。神鬼會鞭猶不動。波濤雖打欲何如。誰知太守心相似。抵滯堅頑兩有餘。）元微之看了這首詩。細細辨明羅刹二字。是稱美錢塘江的徽號。不是貶他之說。方自知笑差了。做聲不得。復因公事到杭州。樂天邀宴游玩湖上。確知西湖之美。方纔心服。不敢再爭。正是。（柳簇花黃紅袖新。山搖水曳翠眉生。何須著屐東西覓。日出湖中到美人。）樂天因山山水水又詩詩酒酒。日對着這樣美麗的西湖。一片元滯之魂。那裏還接納得定。遂不禁稍稍寄情於聲色。身邊早蓄了兩個姬妾。一個叫做樊素。一個叫做小蠻。樊素善於清謳。每歌一聲。而齒牙鬆脆。不啻新鶯。小蠻善於踏舞。每舞一回

。而腰肢擺折。勝似游龍。故樂天愛之特甚。日侍不離。有詩兩句贈她兩人道。（櫻桃樊素口。楊柳小蠻腰。）要知櫻桃口。不是單贊其口。能歌也。楊柳腰也不是獨羨其腰。善舞耳。故後人有詩駁其櫻桃口。贊之不盡道。（吐去新鶯穿齒滑。吞來石上滾明珠。朱唇一起嬌無那。細想櫻桃怎得如。）又有詩駁楊柳腰道。（衫袖翩翩總不消。細看妙盡在纖腰。輕輕款款尋思去。轉覺粗疏是柳條。）樂天既有了兩個絕色姬妾在旁。便日日帶她倆到湖山深處。蓮藕灣頭。或是風前歌一曲。或是月下舞一回。又自作詩以紀其事。所享山水之樂。與詩酒風流之福。十分實實受了八九。却逢着唐朝的法網甚寬。凡是官府到任。宴會飲酒。俱有官妓承應。或是出郊迎接。或是騎馬相隨。皆

習以爲平常之事。恬不爲怪。樂天因官妓中沒有出色的女子。因樊素小蠻足以娛情。故不甚去物色官妓。忽一日新來了一個官妓。叫做商玲瓏。生得姿容鮮媚。甚是可人。又且琴棋技藝諸般。皆可應酬。故此樂天亦甚鍾愛。每每喚他來承應。一日對雪飲酒。正在酣暢之際。忽元微之差人來寄書問候。樂天看了來書。因大笑對商玲瓏道。元相公一向要以浙東形勝。與俺杭州的西湖比較。只就山水論之。已比較不過。今番又有你在此賞雪對飲。又添了一段風流佳話。只怕元相公一發比我不過了。待我再題詩一首。取笑他一番。因乘着酒興又題詩寄與元微之道。（可憐風景浙東西。先數餘杭次會稽。禹廟未勝天竺寺。錢湖不羨若耶溪。擺塵野鶴春毛煖。拍水沙鷗濕翅低。更對雪樓

君愛否。紅欄碧甃點銀泥。）元微之得了這首詩。已自知爭他不過。便也心服。但因雪樓君愛之句。訪問出商玲瓏之美。不勝羨慕。遂寫書與樂天。并送許多金幣服飾與商玲瓏。要邀他去相見一面。樂天因是好友。推辭不得。只得着人護送他去。微之一見。果然豔麗超羣。心中大悅。遂留在浙東盤桓了數月。方纔送還杭州。完此一段公案。正是。（山水既然輸服矣。爲何官妓又來爭。須知才色原相近。才盡焉能色不生。）樂天雖然縱情詩酒。却於政事未嘗少廢。到了三年任滿。朝廷知他政績。召他回京做秘書監。樂天開報。喜少愁多。又不敢違旨。只得別杭州而去。因思想道。我在西湖之上。朝花夕月。冬雪夏風。儘我受用了三載。今聞我去。山色依依尙如不捨。鳥聲戀戀

宛若留人。我既在此做了一任刺史。又薄薄負些才名。今奉旨內轉。便突然而去。豈不令山水笑我無情。因叫人備一盛席。親到湖堤上來。祭奠山水花柳之神。聊申我謝別之敬。以了西湖之緣。祭奠完畢。遂與商玲瓏一班名妓。就在湖堤上縱懷暢飲。以作臨別紀念。直飲到爛醉盡歡而罷。乃題詩道。（征途行色慘風烟。祖帳離聲咽管弦。翠黛不須留五馬。皇恩只許住三年。絲籐陰下舖歌席。紅藕花中泊妓船。處處回頭盡堪戀。就中難別是湖邊。）題罷方纔嬾嬾歸去。到了臨行這日。合城百姓感他恩惠。多來擁着馬頭相送。樂天因笑謝道。我在此爲官三載。並無好處。遂隨念道。（惟留一湖水。與汝救荒年。）衆百姓送了一程。皆依依散去。樂天方得長行。但一路上。只是不

言不語。胸懷不樂。朝夕間連酒也不飲。詩也懶做。一衆隨行的親友。見他如此模樣。不知何故。只得盤問他道。你在杭州做了三年刺史。雖然快活。却是外官。今蒙聖恩新除秘書監。官尊職顯。乃美事也。有何愁處。只管蹙了眉頭憂煩不悅。樂天道。陸遷榮辱。身外事耳。吾豈爲此。所以然者。吾心自有病也。親友又問道。我見你步履如常。身子又不像病痛。却是何病。樂天道。我說與你們聽罷。一片溫來一片柔。時時常挂在心頭。痛思捨去終難捨。若欲丟開不忍丟。戀戀依依惟目繫。甜甜美美實他鈎。諸君若問吾心病。却是相思不是愁。衆親友聽了。俱又驚又笑道。聲色場中。脂粉粉。老先生亦可謂司空見慣。况櫻桃口。楊柳腰。尙在身邊。儘可消遣。何爲一個

商玲瓏。便鍾情至此。樂天道。商玲瓏雖然解事。亦不過點綴湖山。助吾朝夕間詩酒之興耳。過眼已作行雲流水。安足繫吾心哉。吾所謂相思者。乃是南北兩峯。西湖一水耳。衆親友聽了。盡鼓掌大笑道。這個相思病。實害得新奇。但可惜本草岐黃。俱曾不留方。無藥可治。如之奈何。說罷連樂天也失笑道。（但聞山水癖不見說相思。既說相思苦。西湖美可知。）樂天將出浙江境。要打發杭州送來的人回去。因戀戀不捨。做了一首絕句。叫他帶回杭州去。貼在西湖邊亭子上。那詩道。（自別錢唐山水後。不多飲酒懶吟詩。欲將此意憑回棹。報與西湖風月知。）人人傳說樂天爲想西湖。害了相思之病。以作談笑。因言事觸怒權臣。又將白樂天出爲蘇州刺史。蘇州雖也有虎邱山

。觀音山。并東西兩洞庭湖。可以遊賞。但樂天心心念念。只想着西湖。口口聲聲。只說着西湖。常對朋友道。我與西湖既結下宿世之緣。便當生生死死終身守着。爲何緣分只有三年。况此三年中。公事簿書。又破費許多時光。山灣水曲。何曾游遍。我與他相處情分。尙未十分親切。今又因官守羈身。不能穀重與他一見。真可謂之負心人矣。那朋友笑道。害相思須要害得有些實際。不可徒害了虛名。既如此羨慕西湖。吾輩尙不知那西湖是怎生的模樣。可果有三分顏色否。樂天聽子道。你要知他的顏色。一時如何摹寫得盡。待我說個大概與你聽罷。因提起筆來題詩一首道。（爲我踟躕停酒盞。與君約略說杭州。山名天竺堆青黛。湖號錢塘瀉綠油。大屋簷多裝雁齒。小航船亦畫

龍頭。所嘆水路無三百。官繫何由得再遊。）那朋友見了詩中堆青黛瀉綠油之句。也驚喜道。原來西湖有如此之美。連我這不見面的。也種下一個相思的種子在心上了。未幾又召入京。做到刑部尚書。他因宦情不濃。他就請告了終養。就在東都履道里所居之處。在園內疊石種樹築池養魚。與弟白敏中、白行簡、裴度、劉禹錫、終日詩酒聯歡。散誕逍遙。因號爲香山居士。又號爲醉吟先生。後來老年。又與胡果吉、及鄭據、劉真、張渾、狄兼慕等。八個年高有德致仕之老友。時時往來。詠詩作文。興趣甚豪。故一時人多羨慕。稱爲香山九老。直活到七十五歲。於臨終時。捨不得小蠻。因做一首絕句贈別他道。

（一樹香風萬萬枝。嫩於金色軟於絲。永豐東角荒園裏。盡日無人屬

阿護。總之白樂天的文章聲價。爲天下所重。自不待言矣。守杭時。重開六井以利民生。點染湖山振興百業。是他一生的功績。故流傳至今。杭人不忘其德。建祠祭祀。歷朝修葺永還不絕。後人不知以白沙堤爲白公堤則誤矣。附白沙堤七言絕句以辨之。

孤山一帶白沙堤。歲歲春風柳色齊。行過斷橋看不盡。西湖好景是湖西。

蘇學士續整湖隄

才子二字乃文人之美稱。然普通文人滿遍天下。而奇才異能能有幾人。卽或產生一二。亦不過逞風花雪月於一時。安能留古今不朽之事業在天壤間。以爲人之羨慕。不意西湖上。卻有一個出類拔萃今古聞名

的。你道是誰。這人姓蘇名軾。字子瞻。別號東坡。乃四川眉山人士。他生在宋仁宗景祐年間。自幼俊慧異常。一讀書便能會悟。一落筆便自驚人。那時他父親蘇老泉。雖未會中得制科。卻要算做當時的一個老才子。只因當時王安石用事。不近人情。識得他是個歹人。不肯依附。故爾淪落。他自己不想功名。生了東坡這等兒子。怎不歡喜。誰知那時的秀氣都萃在一門。過不多時。他夫人程氏又生了蘇轍。這蘇轍字子由。天姿秀偉。也不亞於哥哥。故一時人贊美之。稱老泉爲老蘇。子瞻爲大蘇。子由爲小蘇。合而稱之爲三蘇。十分稱羨。卻恨眉山僻處東南。沒個大知己薦引。聞得成都的張方平名重天下。老泉遂領了兩個兒子。從眉山直走到成都來見方平。要他舉薦。張方平

見了他兩個兒子的文章。驚訝嘆賞不絕。道此奇才也。薦與常人何足
以爲輕重。須舉薦與當今第一人。方不相負。此時稱詩文宗主而立在
朝廷之上者。惟歐陽修。方平欣然寫書薦舉。又叫人陪送他二人到京
歐陽修看了二人文字。不禁拍案稱讚道。筆挺韓筋。墨凝柳骨。後來
文章當屬此二人矣。張方平可謂舉薦得人。遂極力稱揚。直送與宰相
韓琦去看。韓琦看了也讚賞道。此二人不獨文字優長。議論侃侃。當
爲朝廷出力。此國家之瑞也。自此二人成名。便轟然遍滿長安。到了
嘉祐元年。蘇軾蘇轍便同登了進士第。歐陽修常將他的文章示人道。
此吾輩中人也。只恐到了三十年後。人只知有蘇文。不知有我也。當
時仁宗皇帝親試策問。大是得意。朝罷進宮。龍顏甚悅。因對皇后說

道。朕今日得二文士。乃四川蘇軾蘇轍。惜朕老恐不能用。只好留與後人。遂欲以唐故事。召入翰林。宰相格以近例。惟召試秘閣。及試。又入優等。遂直史館。稱爲學士。十分榮耀。後來神宗皇帝登基。王安石當國。那王安石是個執拗之人。一意要行青苗錢法。蘇軾却言青苗錢法。害民不便。王安石又一意要變更科舉。蘇軾又言科舉不當變更。只宜仍舊。神宗要買燈。蘇軾又奏罷買燈。事事相忤。朝廷如何容得。王安石遂把他遷了外任。通判杭州。蘇軾聞報。恰好遂了他好遊山水的心腸。心中大樂道。我久聞得李鄴侯。白太傅。都在杭州留傳政蹟。垂千古風雅之名。我今到杭州。若得在西湖上也做些好事。能與李白二公配饗。好不快心。就一面打點行裝。擇日起身。那時

他兄弟子由。同在京師做官。見哥哥屢次觸犯王安石。恐有禍害。甚是憂心。今見他出判杭州。脫離虎口。方纔安心。又恐怕他到杭州舊性復發。又去做詩做賦。譏刺朝政。重起禍端。因與表兄文同於餞行之際。苦苦勸誡他一番。東坡深服其言。文同到他臨行之時。恐他忘了前言。又以詩兩句贈他道。（北客若來休問信。西湖雖好莫吟詩。）東坡領教而別。不日到了杭州。遠遠望見山色。便覺不同。滿心歡喜。到任之後。一完了衙門公事。便出遊於西湖之上。果然好一個西湖。但見。

碧澄澄凝一萬頃澈底琉璃。青娜娜列三百面交加翡翠。春風吹過。豔桃濃李如描。夏日照來。綵蓋紅蓮似畫。秋雲掩映滿籬嫩菊堆金。

。冬雪分飛。孤嶼寒梅綻玉。曉霞連絡三天竺。暮靄橫堆九壁松。
風生於呼猿洞口。雨飛來龍井山頭。簪花人逐淨慈來。訪友客投靈
隱去。

東坡在西湖上。觀之不足。愛之有餘。政事稍有餘閒。便不論晴雨。
定要出遊。見山水風光變幻莫測。晴有晴的風景。雨有雨的妙趣。因
喜而題詩一絕道。（湖光瀟灑晴偏好。山色空濛雨亦奇。若把西湖比
西子。淡粧濃抹總相宜。）自此詩一出。人人傳誦。就有人稱西湖爲
西子湖了。東坡原久聞西湖之名。恨不得一見。今見了西湖。又覺見
面勝似聞名。那詩酒襟懷。風流性格。那裏還把持得定。按納得下。
便不免要陶情聲色。那時錢塘有個名妓。喚做朝雲。姿色甚美。而性

情不似楊花。愛慕的是風流才子。鄙薄的是庸俗浪子。一時有錢的舍人。往往要來娶他。他卻風鑑頗高。看不上眼的決不願從。東坡聞知了。因喚他來侑酒。見他不沾不染。不像個風塵中人。甚愛之。又甚憐之。飲到酒酣之際。遂問他道。汝落風塵幾年了。朝雲道四年矣。東坡又戲問道。既已四年。則朝爲雲。暮爲雨。只怕風塵中樂事還勝似巫山。朝雲道。雲雨雖濃。任風吹送。而此身飄飄無主。竟不知誰是襄王。此地獄中水火也。不克脫去。苦莫能言。尙何樂之有。東坡道既知苦而不知樂。何不早早從良。以汝姿容端整。何患不逢青眼。朝雲道。他若見憐。妾又嫌他酒肉氣。妾如可意。他又厭妾風塵。這良卻於何從。東坡聽了大笑道。我到不厭你風塵。但不知你可嫌我酒

肉否。朝雲聞言。慌忙拜伏於地道。倘蒙超拔。則楊花有幸矣。無論
衾裯婢妾亦所甘心。東坡喜他有志。就娶他爲妾。（風流雖然不染塵
。拚生拚死不由人。楊花若不沾泥去。尙可隨花落繡裯。）一日。東坡
宴客湖濱。召一妓名喚羣芳。來侑酒。酒半因命他歌。羣芳不敢推辭
。卽歌一首惜分飛的詞道。（淚濕欄杆花着露。愁到眉峯碧聚。此恨
平分取。更無言語空相覷。 濤雨殘雲無意緒。寂寞朝朝暮暮。今夜
山深處。斷魂分付潮回去。）東坡聽了喫驚道。此詞筆墨風流。却是
何人所作。羣芳初還不肯說嘗不得東坡再三盤問。方纔說出。這是
是昨日任滿回去的推官毛相公。臨別贈妾之作也。他再三戒妾莫畧與
人聽。妾因他已去的官。無甚干緊。故偶爾歌出東坡聽說因而歎息道

。毛澤民與我同僚。在此多時我竟不知他是個風雅詞人。怎還要去覓知己於天下真我之罪也。卽時寫書。差人去追回毛澤民來。深深謝罪道。若論小弟有眼無識。也不該邀賓兄去而復返。苦苦邀回者。蓋欲爲藝芳的雲雨添些意緒耳。說罷二人大笑。遂留毛澤民在西湖上。與他詩酒盤桓月餘。方放他回去。自此毛澤民大有聲名。又復陞官別地。正是。（聽歌雖好色。真曲是憐才。一首新詞美。留之去復來。）東坡在杭州。做官的詩酒風流。就是政事也自風流。一日有官妓二人。一名鄭容。一名高瑩。兩個都拿了一紙牒文來求判。鄭容牒文是要求落籍。高瑩牒文是要求從良。東坡看過。俱點點頭允了。就提起筆來做一隻減字木蘭花詞兒分判在兩紙牒文上。判鄭容的這。（鄭莊好

客。容我樓前先墜牘。落筆生風。籍聲名不負公。）判高瑩的道。（高山白早。瑩骨冰肌那解老。從此南徐。良夜清風月滿湖。）判畢送與府僚諸公同看。諸公看了。都只稱詞義之美。却不知有何巧妙。東坡笑着用硃筆。就在每句詞兒之首圈了一字。諸公看了方知。暗示鄭容落籍。高瑩從良八字。衆人莫不歎服其才之高。而調笑風流之有趣也。又一日坐堂。有一個小民。拿一張牒文告道。原告人吳小乙。告爲張二欠錢不還事。東坡拘了張二來。那張二也呈上一張訴牒來。道訴狀人張二。訴爲無力可還事。東坡就當堂審問這吳小乙道。張二少你甚麼錢。吳小乙道。他欠了小人綾絹錢二萬。約定三月就還。今已一年。分毫不付。求相公作主追還。東坡又問張二道。你欠他綾絹錢。

可是真麼。張二道。實欠他二萬是真。東坡道既欠他的。爲何不還。張二道小人欠他綾絹。原爲製扇子生意。不料製扇子適值久雨陰寒。一時發賣不去。故此拖欠至今。東坡道既有扇可抵。可取些扇子來。我與你發市。張二急忙出去搬了一篋扇子來。東坡叫人當堂打開。檢取白團夾絹扇子四十柄。就將判筆。或是草書。或是楷書。或畫幾株枯樹。或畫一片石。不多時光。寫畫完了。吩咐張二道。快領去賣錢。償還吳小乙。張二抱扇叩頭而出。纔走出府門。早有好事的。見是蘇東坡的字畫。都情願出千錢一柄。頃刻之間。都已賣盡。還有來遲的買不着。俱懊悔不迭。張二得錢還了吳小乙的債。還剩下許多扇子。好不快活。不獨張二快活。連一府之人。皆爲之感激頌德。東坡見

杭人表面上雖覺富盛。然而空乏者居多數。遂將公積的餘錢。買了良田。叫人耕種。以養窮民。所以杭城的百姓。無論受恩不受恩。皆都感之如父母。又見湖中葑草填塞因想道。李白二公遺蹟今又將漸漸湮沒。我既在此爲官。若不開濬一番。仰視二公豈不有愧。正欲舉行。不意朝廷因他任滿。又將他轉遷密州。因歎息道。不能遂吾志矣。倘與西湖有緣。除非再來。忙將未完事體。盡行歸結。正在忙時。忽有一個營妓來投牒要求從良。東坡是游戲慣的。那裏管甚閒忙。一見那妓生得醜陋。便大笑訛謔道。(五日京兆。判狀不難。九尾野狐。從良任便。)又有一個營妓。色藝俱精。要算做一郡之魁。問東坡肯判脫籍。便也來投牒求脫。東坡道。汝若脫籍。則西湖無色矣。因批道。(慕

周南之化。此意可嘉。空冀北之羣。所請不准。）因人見他同是一事。一允一不允。都有妙趣相傳以爲佳話。東坡既到密州。任不多時。遷他到徐州。既到徐州。不多時又遷到湖州。你道此是爲何。只因他在京時。曾諫過王安石的青苗錢法不便。青苗法行後。果然不好。以致百姓受害生怨。王安石却恨在東坡身上。說是他的禍根。因叫門下人尋他的過失。好參劾他。早有一個心腹御史舒亶。打聽得東坡在杭州專好做詩。譏諷朝廷。遂特劾奏一本。

蘇軾出判杭州。專好做詩譏諷時事。陛下發錢以濟貧民。蘇軾則曰。贏得兒童好音語。一年強半在城中。陛下明法以課試士吏。則曰。讀書萬卷不讀律。致君堯舜終無術。陛下興水利。則曰。東海若

知明主意。庶教斥鹵變桑田。陛下謹鹽禁。則曰。豈是聞韶解忘味。邇來三月食無鹽。蘇軾不臣。乞下獄究治。

這疏上了之後。當事遂坐他譏諷之罪。差人就湖州直拿到京師。下在御史獄中。舉家驚慌無措。兄弟蘇轍。正在京做官。見兄遭禍。追恨道。他臨行時。我再三勸戒他。不要做詩。他任性不聽。致有今日之禍。遂上書。願以自己見任官職贖兄罪。王安石道他黨護。因說道官職乃朝廷的恩榮。又不是你的世業。怎麼將來贖罪。遂連蘇轍也貶到筠州監酒場去。正是。(譏刺休言是不忠。忠心實具是非中。倘然明主能深察。疾苦民情已上通。)此時在位是神宗皇帝。因見了蘇軾譏刺詩句。在宮中甚是不樂。慈聖曹太后問道。官家何事不樂。神宗道。朝廷所

行的政事。近被蘇軾謗訕。且謗訕之言。竟形之詩句。太后聽了。喫驚道。這個蘇軾。莫非就是與兄弟蘇轍同榜的那個蘇軾嗎。神宗聽了太后之間。也驚疑道。正是那個蘇軾。娘娘怎麼得知。太后道。當日先皇帝。親自臨軒策試。朝罷回宮。喜稱二人之才。爲國家人瑞。但恨朕已老矣。不能展其才用。只好留與後人大用罷了。急流涕問道。今二人安在。神宗不能隱。只得實說道。軾方繫獄。轍已外謫。太后不悅道。先帝遺愛之人。如何不惜。神宗聽了太后之訓。就有釋放之意。恰又值東坡在獄中。想兄弟臨行苦勸之言。不會聽他。致遭奸人纒害。因將胸中鬱悶。做成一詩。叫獄吏送與子田。這獄吏原受舒御史吩咐。叫他留心視察蘇軾所爲。既得此詩。安敢不報。舒吏得了詩。隨

卽獻上與神宗道。他在獄中怨望。神宗展開一看。（聖主如天萬物春。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了須還債。十口無歸更累人。是處青山可埋骨。他時夜雨獨傷神。與君今世爲兄弟。更結來生未了因。）神宗見了這詩。情詞哀切。并無怨望之意。不覺大動慈心。卽傳出詔旨來。釋放出獄。但貶他爲黃州團練副使。東坡因飲限緊急。不敢久停。卽同家眷直赴黃州。因詔書上不許簽書公事。東坡便幅巾芒鞋。日與田夫野老。說趣打諢。且喜聽人說鬼。聽了一個。又要人說一個。那人回說道。胸中沒有鬼了。東坡道。若是沒了。姑謊言之亦可。何必真鬼。衆皆大笑。率以爲常。（珠璣筆墨錦繡腸。誰說無妨却有妨。口若懸河開不得。祇應說應當文章。）神宗自聞了曹太后說先帝稱他

大才之言。便命待臣。各處尋他文章來看。果是經濟大才。便有重用之意。只礙着王安石與他不合。因循未決。忽一日有人傳說蘇軾在黃州逝世。神宗正進御膳。再三悼息。遂進御膳也不進。後又聞知原不會死。龍顏大悅。遂親書御札。陞他到汝州。蘇軾上表稱謝。神宗看他表文。甚是奇妙。因對左右稱贊道。蘇軾真奇才。你道可比得那個古人。左右道可比唐朝李白。神宗道李白有蘇軾之才。却沒有蘇軾之學。以朕觀還勝如李白。東坡將到汝州。又上一本，說臣有田在常州。願移居常州。神宗就准其請。過不多時。神宗晏駕。哲宗登極。東坡正感神宗屢轉恩遇。不勝悲痛。只以為失了明主。不能進用。誰知過不多日。有旨道蘇軾為龍圖閣翰林學士。東坡喜出望外。不日到京。

。召入大殿。朝見禮畢。宣仁太后問道。卿前爲何官。蘇軾前伏答道。臣前爲黃州團練副使。後蒙恩諒移汝州。又諒移常州。太后又問道。今爲何官。蘇軾道。臣今待罪翰林學士。太后道。怎麼得驟然至此。蘇軾道。此皆際遇太皇太后。皇帝陛下之恩也。太后道不是。蘇軾道。或是大臣論薦。太后道不是。蘇軾驚奏道。臣雖不才。實不敢從他途以進。太后道。此乃先帝之意也。先帝每誦卿文章。嘗歎賞曰奇才。以未及進用卿耳。今上奉先帝遺命。故特簡爾。卿須盡職圖報國家。以慰先帝之靈。蘇軾俯伏於地。聞言不禁痛哭。至於失聲。太后與哲亦同哭泣。左右也都悲咽感傷。哭畢。太后又命以錦墩賜坐。賜茶。又撤御前金蓮燭。送蘇軾歸院。正是。（被譴亦已久。新恩何處來

。先皇與新主。都道是奇才。）東坡既感聖恩。又生性鯁直。凡政事有礙於國體。不便於民情者。依舊上疏爭論。觸怒當事。又被一班奸人舞弄。驅他出來。去做杭州知府。東坡聞知。絕不介意。轉欣悅道。吾昔日西湖未了之願。今看可以完矣。那杭州百姓。今又聽得他來。不勝歡喜。大家都打點焚香歡迎。此乃真心的民意歡迎。非是此差的拍馬屁並論。却說東坡路過金山。他與佛印禪師相識。知他在此住持。今日正在山上放參。與那些問道的人說法。東坡冠帶上山。也不着人通報。直走進來。佛印在高臺上。早已望見。忙高聲問道。蘇學士何來。此間却無你坐處。東坡聽了。知是禪機。卽隨口戲答道。既無坐處。何不暫借和尚的四大真體。用作禪床。佛印道。山僧有

一句轉語。若學士答得來便罷。若答不來。請解下身上繫的玉帶。留鎮山門。即說道。山僧四大本無。五蘊俱空。學士要何處坐。東坡答應不出。原知佛印是個高僧。深於禪理。欣然將御賜的一條玉帶留下辭別而去。正是。（既然四大皆空去。玉帶將懸何處腰。佛法大都空裏事。山門留鎮亦徒勞。）東坡到了杭州。見父老遠迎。甚是歡喜。及上表謝恩。就將其情形寫入道。（江山故國所至如歸。父老遺民相迎似舊。）東坡到任後。適值大旱。饑荒疫病。一齊發作。百姓苦不可言。東坡見了不忍。因特奏一本。求減上供糧米三分之一。以救饑民。窮民病疫。隨地設立病院。延良醫製方施藥。百姓救活者不計其數。又將苛捐雜稅一概革除。以蘇民困。不意大旱大疫之後。至秋天

大雨。湖水泛漲起來。禾稼盡壞。料想明年必然大飢。因又奏請朝廷。免上供米一半。又乞將常平糴米留倉。減價出糴。朝廷一一依他所奏。查有餘積。預先糴米以備。果然明歲大飢。百姓賴此得免流離散亡之苦。感德沐恩。不可勝言。正是。（水旱飢荒安得無。全虧仁政早先圖。若教危急方思救。多分斯民已矣乎。）自後水旱不侵。民情稍定。東坡每日公事一完。便到湖上來。與江干井六井處。細察地形。方知六井所以常常湮塞。下塘往往遭旱者。皆因湖水淺之故。湖水之所以淺。因皆葑草叢生。滿湖塞塞耳。湖水若不壅塞。則蓄水有餘。自能放入運河。以便民用。今湖水淺。只得取給於江湖。而潮水渾濁多淤泥。民衆不合食用。所以六井漸廢。一一相度計畫。須先開

掘茅山鹽橋二河。使其挖深茅山一河。專受江湖。鹽橋一河。專受湖水。又造堰閘。以爲湖水蓄泄之限。然後湖水不入市。而六井可濬。民受其利。但欲湖水深。須盡去葑田。若去葑田。却將這些葑草堆積何處。因想湖南到湖北一帶甚長。往家船隻頗不便。可將此葑草淤泥取來。填築一條長堤。以通南北。葑田既去。又便行人。再招募人種菱藕。收其利以償修湖之費。遂與各官計較停妥。遂上疏奏聞。朝廷見是利民之事。准其所請。東坡卽擇吉興工。此時在飢荒之後。百姓無聊。聞太守鳩工。且有錢米日給。俱蜂擁而來。掘的掘。挖的挖。挑的挑。築的築。不數月。葑草去盡。築成長堤。將一湖界而爲兩。西曰裏湖。東曰外湖。堤上造六橋通水利。以便遊舫之往還。那六橋俱命

一名。(第一橋曰。映波。第二橋曰。鎖瀾。第三橋曰。望山。第四橋曰。壓堤。第五橋曰。東浦。第六橋曰。跨虹。)堤之兩傍。都種了桃柳芙蓉。到春秋開花時節。望之就如一片雲錦相似。好不華麗。又將茅山鹽橋二河挖深。一受江水。一受河水。則湖水不入市。而六井不受淤泥之害。可一濬而常通。東坡見大功告成。素志已遂。不勝欣喜。因題詩一首道。(六橋橫絕天漢上。北山始與南山終。忽驚二十五萬丈。老葑席捲蒼烟空。)自此之後。西湖竟成仙境。比白樂天的時節。風景更覺繁華。凡遊湖者。都樂而忘返。有人贊道。(若往西湖遊一遍。就是凡夫骨也仙。)東坡政事之暇。便約同僚官長。文人墨客。都到湖上泛游。每船中分幾個妓女。任憑他撐到各處去。飲

酒徵歌。直飲到日落西山。烟霧迷濛。東坡方教自家船上鳴金爲號。聚集諸船。那些船聞得鳴金聲響。便一齊撐將攏來。聚作一處。歌的歌。舞的舞。歡呼酣飲。或會於湖心寺。或會於望湖亭。直到一二鼓。夜市未散。衆妓華服騎馬。點着燈燭。乘着月光。異香馥郁。光彩奪人。紛紛逐隊而歸。城中士女夾道觀看。無一個不道他是風流太守。有人題詩道。（嬉遊雖說樂民樂。細想風流實近淫。何事斯民翻羨慕。蓋緣恩澤及人深。）侍妾朝雲。當時有一個相好的妓女。叫做琴操。前番東坡見她時。纔只得十三歲。便性情聰慧。喜看佛書。東坡這番來。琴操已是二十九歲。飄零無主。東坡憐她有些佛性。恐怕他墜落風塵。迷而不悟。思量要點化她。因招她到湖中飲酒。飲到半酣

。因對琴操道。說他既喜看佛書。定明佛理。我今權當作一個老和尚。你試來忝禪何如。琴操道甚好。東坡因問牠道。怎麼是湖中景。琴操答道。（落花與孤鶯齊飛。秋水共長天一色。）東坡又問道。怎麼是景中人。琴操答道。（裙拖六幅湘江水。髻結巫山一段雲。）東坡又問道。怎麼是人中景。琴操答道。（隨他楊學士。驚殺鮑參軍。）東坡聽罷。把桌子一拍道。（門前冷落車馬稀。老大嫁作商人婦。）琴操大悟。到次日削去頭髮。做了尼姑。參訪佛印禪師。後來也成了正果。這叫做東坡三化琴操。東坡在杭州。公則政事。私則遊湖。不覺又是三年。朝廷知他政聲。又開築有功。因又召入爲翰林承旨。東坡聞命。卽忙入京。百姓感他恩德。人人垂淚。依依不捨。甚至人家

俱畫像供奉。正是。（念功天子召。感德盡人悲。終是忠良好。誰言不可爲。）東坡到了汴京。朝見過聖上。天子便問治浙事績。東坡敷陳明白奏對。天子聽了大悅。次日加升爲禮部尚書。那時王安石雖死。而舒亶等一班奸人。尙布滿朝中。今見天子隆重他。皆十分妬忌。因合謀又誣他謗訕朝政。羣奸附和攻擊。乃請貶他到惠州。東坡因路途遙遠。姬妾都不帶去。惟朝雲苦欲隨侍。方纔帶了她同行。到得惠州未及一年。朝雲因水土不服。遂患病而死。東坡甚是悲惜。因作一首西江月詞兒道。（玉骨那愁霧障。冰肌自有仙風。然仙時過探芳叢。倒挂綠毛么鳳。平素面翻嫌粉膩。洗粧不褪唇紅。高情已逐曉雲空。不與梨花同夢。）東坡就把她葬在緬禪寺大聖塔後。因她誦如夢

如泡之旬而死。復造一六如亭覆其上。遂成了一個名墓。後人到清明時節。都來滴酒燒奠。至今不絕。東坡見地方人修建東西二橋。一時修不完工。卽解犀帶以助其成。人皆感激。那知舒亶等。聞知他在惠州無恙。遂又加讒譖。直貶他到海外儋耳地方。又將他兄弟蘇轍。也貶雷州。東坡帶了兒子蘇邁。渡過海去。回到儋耳。以爲可以暫息。不料舒亶又行文府縣。不許與他官房居住。要他野居侵瘴疫而死。東坡無奈。只得自買一間房子。却喜得他的文章。天下聞名。那些士人都稱道。蘇學士乃天上人。今忽到此。是我們三生有幸的造化。都來拜從求學問字。東坡素性豁達。便毫無抑鬱。日與這班門生學者論文賦詩。飲酒爲樂。過了多時。朝廷感悟。知他是個忠良。遂赦免其

罪。起爲提舉成都玉局觀。聽其回鄉。把筭置這一班奸人。或以國法處死。或以流放重懲。天道無私。人心稱快。正是。（害人常自誇。計策妙無涯。不料惡將滿。輪流到自家。）東坡蒙恩免罪回鄉。因四川途遠。就到常州構屋安住。與杭州西湖甚近。可以往還其間。不期在毘陵住不多時。忽一朝無病而逝。直到徽宗皇帝。復了蘇軾的官爵。追贈爲太師。謚曰文忠。杭州百姓。因見朝廷如此隆禮。也便感念舊德。遂於孤山。建起白蘇二公祠來。至今不廢。來遊湖者莫不景仰焉。有七律一首以紀其事。

東南勝地號西湖。德政才名頌大蘇。雙鏡波光連別浦。長堤樹色擁前途。看花玩月有時有。把酒臨風無處無。今日六橋猶似昔。桃開

十里絲霞鋪。

蘇小小慧眼風流

詩云出其東門。有女如雲。出其閨都。有女如荼。由此觀之。則青樓狹邪。其來久矣。然如雲如荼。不過形容其脂粉之妍。與夫綺羅之豔耳。未有稱其色古香。才高形管。可垂千古之名者。如南齊時。錢塘蘇小小是也。蘇小小。本生於妓家。幼年父母早故。門戶冷落。却喜得家住於西泠橋畔。日受西湖山水靈秀。生得性慧心靈。姿容如畫。遠望如曉風楊柳。近看似初日芙蓉。到了十三三歲上。髮鬢漸齊。面鳥雲半挽。眉目如畫。面翠黛雙分。至十四五歲時。不獨顏貌絕倫。更有一種妙處。能信口吐辭皆成佳句。此時的西湖。還未經人力點

緩。而道路迂遠。游覽未免多勞。自西冷而東至孤山。望斷橋止矣。欲泛湖心。必須畫舫。自西冷而西一帶。松杉老樹交枝。逶迤迤迤。轉至南山。沿湖不啻一二十里。步履殊勞。蘇小小此時年雖幼小。却見識不凡。因自想道。男子往來可以乘騎。我一個少年女兒。却蹙金蓮於何法處。遂叫人去製造一駕小小的香車來乘坐。四圍有幔幕遮避風日。命名爲油壁車。這油壁車怎生形狀。有臨江仙詞爲證。(罷裏綠雲四壁。幔垂白月當門。雕蘭鑿桂以爲輪。舟行非漿力。馬走沒蹄痕。望影花嬌柳媚。聞聲玉軟香嫻。不須窺見。已消魂。朝朝松下路。夜夜水邊村)。自有此車叫了一人推着。傍山沿湖去游玩。自由自在。全不畏人。有人看見。盡以爲異。紛紛議論道。此女若說是大人

家的閨秀。豈無僕從相隨。怎肯教他出頭露面。恁人飽看。若說是小人家女兒。畢竟有些羞縮處。那裏有此神仙般的模樣。大家只管跟着車兒猜度。蘇小小見了這些光景。就信口朗吟道。（燕引鶯招柳夾途。章臺直接到西湖。春花秋月如相訪。家住西冷妾姓蘇）。衆人聽了。也還不知其詳。但一時轟傳開去。已有細心人看破他的行徑。便慕者慕。想者想。而人人涎垂。不知顛倒了衆生已許矣。但見他年尙鶯雛。時還燕乳。然早有豪華公子。科甲鄉紳。或欲謀爲歌姬。或欲取爲侍妾。情願不惜千金。紛紛來說。蘇小小盡皆辭去。他有一個賈姨娘。來勸他道。姑娘不要錯了主意。一個妓家女子。嫁到富貴人家去。雖說做姬做妾。也還勝似在門戶中。朝迎夕送。勉強爲歡。况以姑

娘的才貌。怕不貯之金屋。蘇小小道。姨娘之言。却也不差。但甥女却有一癖處。最愛的是西湖山水。若一入樊籠。止可坐井觀天。不能遨遊於兩峯三竺。况且富貴貧賤。皆繫於命。若命中果有金屋之福。便決不生於娼妓之家。今既生於娼妓之家。則非金屋之命可知矣。倘侯門。河東獅子雖不逞威。三五小星也須生妬。况豪華非耐久之物。富貴無一定之情。入身易。出頭難。到不如移金谷之名花。置之日中之市。嗅於鼻。誰不憐香。觸之目。誰不愛色。千金一笑。花柳定自來爭。十斛片時。風月何曾肯讓。况香豔標美。有如釣餌甜甜。影管斐聲。不啻溪桃片片。朝健雙。暮對對。野鴛鴦不殊。睚鳥。春紅紅。秋紫紫。假連理何異桃夭。設誓憐新何礙。有如皎日。忘新棄舊不妨。

。視作浮雲。今日歡。明日歎。無非露水。暫時有。霎時空。所謂煙花。情之所鍾。人情纏綿。笑私奔之多事。意之所眷。不妨容悅。喜坐懷之無傷。雖倚門獻笑。爲名教所非宜。而惜旅憐憫。亦聖王所不廢。青樓紅粉。既有此狎邪之生涯。綠鬢朱顏。便不可無溫柔之奇貨。由此想來。以甥女之才。一筆一墨。定當開楚館之玉堂。以甥女之貌。誓必起秦樓之金屋。納幣納財。不絕於室。秋駒秣馬。終日填門。弄豔冶之心。遂風流之願。若能在妓館中。做一個出類拔萃的佳人。豈不勝似在侯門內。抱慈癡之父。擁迷瞞之被。做一個隨行逐隊之姬妾。甥女之志向若此。不識姨娘以爲何如。賈姨聽說。不覺笑將起來道。別人以青樓爲業地。原來姑娘到看得人情世故。這等透徹。反

以青樓爲淨土。既是主意定了。不消再說。待老身那裏去尋一個。有才貌的郎君。來與姑娘飯瓜就是了。蘇小小聽了。也只付之一笑。正是。（十分顏色十分才。豈肯風沈與雨埋。自是桃花生命裏。故教紅杏出牆來）。一日蘇小小乘着那油壁香車。沿着湖堤一帶。觀玩那些山光水影。以遣閒情。不期遇着一個少年郎君。騎着一疋青驄馬。金鞍玉鐙。從斷橋灣裏出來。忽然看見了蘇小小坐在香車中。瓊姿玉貌。婀娜風流。暗暗喫驚。想道。塵世間那裏有這等標致女子。因勒住馬。或左或右的。再三瞻視。蘇小小看見那郎君少年俊雅。也自動心。便不避忌。任他隨着顧盼。馬在車左。蘇小小也便左顧。馬在車右。也便右顧。但彼此不便交言。蘇小小只得口吟四句道。（妾乘油壁

車。郎乘青驄馬。何處結同心。西冷松柏下。蘇小小吟罷。竟自驅車而去。那少年郎君聽明詩意。又驚又喜。早已魂靈飛隨。你道這少年是誰。他姓阮名郁。表字文生。是當朝相公阮道之子。因奉父命來浙東公幹。聞西湖之美。故乘馬來遊。恰巧遇着蘇小小的香車。四目相視。未免留情。不覺情絲縈纏。慾念頓生。那裏還按納得住。但不知此女子。是何等人家。再三訪問。有人對他說道。此妓家蘇小小也。年纔十五。大有聲名。他雖出處風流。然性情執拗。恐未許人攀折。阮郁聽了。暗思道。既係妓家。便不妨往而求見。縱不能攀折。對此名花。留連半晌。亦人生樂事。到了次日。將珠玉錦繡備了百金之禮。命人捧着。自仍騎了青驄馬。繞着西北湖隄。望那松柏鬱葱處。直

至西冷橋畔。下了馬步到門前。見花遮柳護。甚是清幽。又恐唐突美人。不敢輕易扣門。只在門前徘徊。恰好賈姨鬪巧出來看見了。因問道。官人何事到此。阮郁答道。昨偶在湖堤。見一美人。蒙垂青不棄。臨行贈詩一首。指出西冷之路。故癡魂戀戀。特備一片。妄想求見。賈姨道。官人既要見舍甥女。爲何不扣門。而開立於此。阮郁大喜道。原來是美人姨母。便忙作一揖道。今幸遇姨母。萬望轉達。定當圖報。賈姨道。轉達容易。但舍甥還是閨女。豈容尙穢舍苞。未必肯容人採折。官人莫要錯費心。阮郁道。誰敢妄想。但求一見爲榮。姨母請但放心。賈姨笑道。好一個惜玉憐香情種。待我去通知。卽回身入內。去不多時。出來道。且請官人裏面坐。舍甥女睡尙未起。就

引着他。斜穿竹徑。曲透松廊。轉入一層堂內。那堂雖非雕畫。却正對湖山。十分幽爽。賈姨請他安坐。等了好久。忽見兩個侍兒。捧着香茶果盒。擺在臨湖的一張長條桌上。請阮郁吃茶。侍兒道。姑娘此時纔束將完。我們去侍候來相見。二侍兒說罷。亦轉身去了。阮郁執杯飲着。只覺那茶一口口似有美人色香在內。喫下去甚是心悅神怡。又坐了片刻。只見那侍兒來報道。小姑娘出來了。阮郁忙起身側立以待。一陣香氣。蘇小小從繡簾中娉娉婷婷走來。好似凌波仙子一般。但見。（碎剪名花爲貌。細揉嫩柳成腰。紅香白豔別樣嬌。恰又鶯雛燕小。雲鬢烏連雲鬢。眉尖青到眉梢。漫言姿態美難描。便是影兒亦好）。阮郁見蘇小小今日粧束。比昨日翻堤相遇的模樣。更自嬌豔。

不凡。卽躬身施禮道。昨幸有緣。無意中得遇姑娘仙駕。又蒙垂青。吟示同心之句。歸時喜而不寐。故今日敢不避唐突之嫌。聊備寸絲之敬。拜識仙姿。以爲終身之奇遇。又何幸一入桃源。卽蒙邀迎如故。蘇小小見他謙讓有禮。情意懇摯。且品貌超羣。又幣帛交陳。因笑答道。賤妾青樓弱女。何足重輕。乃蒙君子一見鍾情。故賤妾有感於心。而微吟示意。又何幸郎君不棄。果殷殷過訪。已自叨榮。奈何重贈金玉相貽。可謂視蕪菲瓊枝矣。敢不趨迎。二人禮畢。就坐罷。蘇小小道。男女悅慕。從來不免。何況我輩。但恨春未及時。花還有待。徒辱郎君之青目。却將奈何。阮郁道。姑娘國色天姿。以一見爲榮。幸今旣蒙不拒。又辱款接。則榮幸已出於望外矣。姑娘但請放心。叨

領一棗。卽當告退。蘇小小道。郎君如此相諒。何必去之太促。阮郁道。姑娘不見厭煩。容再留連半晌。得飽餐秀色而歸。使夢魂少安。蘇小小道。旣蒙郎君垂顧。欲以一樽少伸地主之誼。若云餐秀。賤妾蒲柳之姿。何秀之有。聞言未免增愧。且請到閣上。望望湖光山色。聊盡款曲何如。阮郁道。姑娘如此盛意。謹當入室取擾。何敢復辭。但些須薄物。望笑而揮入。無令陳此遺羞。蘇小小道。承君厚愛。妾敢不拜嘉。遂命侍兒收入。卽邀阮郁到閣上去坐地。只見陳設幽雅。正當湖面。開一大圓窗。糊以冰紗。就如一輪明月。中懸一聯道。(閉閣藏新月。開窗放楚雲)。窗外簷端懸一額。題鏡閣二字。閣下桃花楊柳。丹桂芙蓉。四圍點綴得。花花簇簇。在窗內流覽湖中景色。

明明白白。無所不收。若觀上邊人畫那。過到鏡閣之前。要向內望。却塵幙沉沉。隱約不能窺矚。故遊人到此。往往留餘不盡之想。關中琴棋書畫。無所不具。既都見了。更覺神飛。因讀道。西湖已稱名勝。不意姑娘此閣。又西湖中之仙宮也。蘇小小道草草一椽。絕無雕飾。不過借山冰爲色澤。郎君直謂之仙。無非過於愛妾。故並此閣亦蒙青盼耳。二人精話綿綿。互相笑談間。那侍兒捧上酒餚來。鋪在臨湖窗前。二人就坐對飲。歡談暢敘。兩情相洽。逸趣橫生。那阮郁四圍梳覽。忽見壁上貼着一首題鏡閣的詩。寫得甚是端楷。大有風韻。因念道。不湖山曲裏家家好。鏡閣風情別有窩。夜夜常留明月照。朝朝消受白雲磨。水痕不斷秋容淨。花影斜垂春色拖。但怪眉稍兼眼角。

臨之不媚愧如何。讀完稱賞不已。二人傳杯歡飲。情意纏綿之際。忽賈姨娘走來。笑着說道。好呀。你二人竟不用媒了。阮郁笑對道。男女同飲。雖近平私。然尚是賓主往來。若紅絲有幸。當備重於翁柯焉。遂請賈姨娘入座同飲。賈姨娘是箇風月老手。豈有不知他二人之意。就瘋言瘋語。調笑引逗着。大家微有醉意。阮郁乘醉說道。適纔姨母却像以媒自居。但不知伐柯之斧。利乎不利乎。賈姨道。官人不消過慮。縱然不利。天下斷無個破親媒人。說着彼此大笑。此時阮郁見蘇小小。飲了幾杯酒。嬌面微醺。媚眼似鵲。看了酥在椅上。不能動彈得。無奈紅日西沉。漸作昏黃。不便再留。方勉強起身謝別。蘇小小道。本當留郎君再盡餘歡。但恐北山松柏。迷阻歸鞍。故不敢

強爲羈絆。備情有不忘。不妨再過。阮郁道。未得其門。尙思晉謁。既已登堂。便思入室。何敢自外。明晨定當趨待。說能依依別去。正是。(美色無非自出神。何曾想着要迷人。誰知饑眼癡魂魄。一見何知更有身。)阮郁回到寓中。神魂顛倒。眠思夢想了一夜。次日起來。急急備置千金納聘。又是百金謝媒。先到賈姨自家住處。先送上媒金。求他去說媒。你道婦人家。見了白晃晃銀子。有個不眉歡眼笑的。却假意推辭兩句。便收了道。既承官人如此高情。舍甥女之事。都在老婦身上。說罷竟教阮郁家人捧了聘禮。送到蘇家來。因對蘇小小說道。千金厚聘也。相公之子貴人也。且青年俊美。風流多情。姑娘得此破瓜。方不辱沒了從前聲價。日後的芳名。請自思之。不可錯過。

蘇小小見阮郁人物軒昂。溫存有禮。心中早已允許。遂道姨娘所見。料不差遲。甥女無知。敢不從命。賈姨見允。滿心歡喜。遂將聘金替他收入內房。急忙回家報知阮郁。阮郁聞報。喜之不勝。又取了百金作花燭之費。叫人選了個黃道吉日。完成好事。合卺之夕。二人歡飲至二鼓。侍兒將酒席散去。賈姨進來。見他們尙坐着。說道如此良夜芳辰。坐傍藍橋。不思量去飲甘露瓊漿。却癡癡坐着。豈不令花燭笑人。將他二人推入臥室。掩門自去。小小到此際。亦情不可禁。遂解衣鬆扣。由阮郁擁入羅幃。半推半就而已。正是。（雖曰情願。却未曾經慣痛癢。此時難辨。直驚得心頭戰。誰知椽片。忽須臾作踐。到得甜甜留戀。只思量何會怨。）右調霜天曉角。阮郁與小小這一夜

。雖說千般憐。萬般情。然到那憐惜到不得已之時。未免笑啼俱有。却喜得苦處少。樂處多。十分恩愛。皆從此種出。自此之後。兩人的愛情。如膠似漆。形影相隨。同行合坐。頃刻不離。每日不是在畫舫中飛簫。流覽那湖心與砌岸的風光。就是自乘着油壁車。阮郁騎着青驄馬。同去觀望南北兩峯之勝概。真個得成比目。不羨鴛鴦。已經三月。正在綢繆之際。不意阮郁的父親。在朝有急變之事。遣人立逼他回去。二人那裏捨得。徒哭了數日。無計可留。只好叮嚀後約。匆匆而別。正是。（陌路相逢信有緣。誰知綠盡促歸鞭。勸君莫錯怪人事。扯去牽來總是天。）阮郁既去之後。小小便杜門不出。爭奈她的芳名。一向原有人羨慕的。早被那些子弟們探知消息。都紛紛到西泠蘇

家來。想尋歡作樂。無奈小小一概謝絕。只說到親眷家養病去了。她又無聊。只得乘了油壁車兒。到兩山遊玩。以遣悶懷。有幾個精細少年。見她出遊。如她無病。打聽得阮公子這段姻緣。是賈姨撮合。便都備禮物求賈姨想法牽引。賈姨却在行有竅。凡來求她的子弟。必須人物俊雅。可中得小小之意。又要揮霍不吝。視金錢如糞土者。且她亦要有些油水滋潤。方纔應承許可。若有些須不合。便冷冷辭去。但辭去的固多。應承的却也不少。從此西冷的車馬。朝夕填門。若說往來不斷。便當迎送爲勞。却喜得蘇小小性情嫻默。比當道的條約還嚴。她若倦時。誰敢強交一語。到她喜處。人方笑樂追陪。直到日中。啼鳥何曾驚夢。閒行月下。花影始得隨身。從沒人突然譏笑。率爾

狂呼。以憎其惹厭。故應酌盃盞。交接儀文。人自勞而她自逸。却妙在冷淡中。偶出一言。忽流一盼。若慰若藉。早已令人魂消。只感其多情。不嫌其簡慢。故身價日高。交知日廣。而蘇小小但知有風流之樂。而不知有拂逆之苦。以一錢塘妓女。而春花秋月消受無窮。白面烏紗。交接殆盡。或愛其風流。或憐其嬌小。或慕其多才。或喜其調笑。無不人人贊羨。處處稱揚。她却性好山水。從無暇日。若偷得一刻清閒。便乘着油壁車兒。去尋那山水幽奇。人跡不到之處。她獨縱情憑弔。一日秋高氣爽。風日清和。遊到石屋山中。烟霞嶺畔。白雲低厭。紅葉滿山。甚覺可愛。停了車兒。細細賞玩。忽見對面冷寺前。有一壯年書生相貌英俊。却落落冥冥。在那裏閑踱。看見了佳人停

車。便有個上前想問訊的意思。走不上三四步。忽又退立不前。小小知他爲寒素之故。卽輕移蓮步。迎將上去道。妾乃錢塘蘇小小也。品雖微賤。頗識英賢。那書生聽了。不勝驚喜道。久聞芳名。識面無由。今幸相逢。又勝似聞名多多矣。小小道。妾之虛名。不過墮落之花。至於卓文君之慧心。紅拂之俏眼。惟有自知。絕無入道及。今睹先生丰儀。必大慰天下。欲借先生之功名。爲妾一驗。那書生道。我學生蕭然一身。飢寒尙且不能自主。功名二字。却從何說起。小小道。先生居此荒山破宇中。功名豈能自至。還須努力。無負天地生才。那書生聽見說得透暢。不覺傷心大慟道。蒼天蒼天。你旣覆庇羣生。何獨不覆庇到我鮑仁。反不如錢塘一女娘見憐之親切也。小小道。先生

莫怪妾直言。據妾看來。非天不培。只怕還是先生栽之不力耳。鮑仁聽了。一聲長歎道。芳卿責我未嘗不是。不知帝關皇都。動足千里。說也慚愧。行李也無半肩。枵腹空囊。不能前往。也是徒然。蘇小小道。先生若無飛騰遠志。奈難以效力。若爲這些客途資斧。不過百金之事。賤妾尙可代謀。鮑仁更驚喜道。芳卿何交淺而言深。一至於此。小小道。一盼而肝胆盡傾。交願不淺。百金小惠。何足言深。先生不要認錯了。鮑仁道。漂母一飯。能值幾何。而千秋同感。得其人耳。何況百金。但怨我鮑仁不肖。有負芳卿知我。小小道。鮑先生若不以妓家爲嫌。敢屈到寒門。聊申一敬。鮑仁道。芳卿仙居。豈貧士所敢輕造。然旣蒙寵招。自當趨承。請寶車先發。容步後塵。蘇小小上

車先行。到了家中。見門前車馬擁着。也不去理。俟衆人。竟自入內。叫人備酒侍候。鮑仁隨後來到。早見有一童子來接引。直請他到鏡閣中去。小小早迎着說道。鮑先生來了。山徑崎嶇。煩勞步履。殊覺不安。鮑仁道。珠玉之堂。寒儒踞坐。甚不相宜。小小道。過眼烟花。焉敢皮相英雄。鮑仁道。千秋義俠。誰知反在閨幃。二人正謙遜不了。侍兒早送上酒來。殷勤勸。飲不多時。外面衆客紛紛催促。小小雖毫不在意。鮑仁聽了。只覺不安。因辭謝道。芳卿之情。已領至透骨入髓矣。卽通宵達旦。亦不爲長。但恨此時眉低氣短。不能暢此襟懷。徒費卿之眷愛。而惹蜂蝶之憎疑。到不如領惠而行。直截痛快。留此有餘不盡。以待異日何如。小小道。妾旣邀鮑先生到此。本當掃

榻。親薦枕蓆。又恐怕流入狎邪之私。而非慷慨真贈之初心。况先生堂堂國士。志不在於兒女。既要行。安敢復留。遂向後房。取出兩封白物。送鮑仁道。百金聊佐行旌。靜聽好消息耳。鮑仁收了。近前一輯道。芳卿之情。深於潭水。非片言所能申謝。惟銘五內而已。說罷竟行。小小送至門外。珍重而別。正是。（遊人五陵去。寶劍直千金。分手脫相贈。平生一片心。）蘇小小送了鮑仁。方纔接待衆人。衆人正在不耐煩。口出怨言。及見蘇小小到了面前。不消三言兩語。只一顰一笑。皆大歡喜。因而四方文人墨士。與夫仕宦名流。無不遍交。每日羅綺遍體。滿頭珠翠。鱸厭不甘。絲嫌不暖。無人道其犯分不相宜。小小在這四五年中。楚館秦樓之福。俱已享盡。那賈姨奔走殷勤

。纒頭浸潤。也成了一個家業。話休煩絮。蘇小小在烟花隊中。甜甜
蜜蜜。度了三四年頭。到也逍遙快樂。忽一日。有上江觀察使孟浪。
道過錢江。因久聞有個蘇小小。嘗橫在心頭。思量見他一面。便借遊
湖爲名。叫了大樓船一隻。備下酒席。邀了賓客。差人去喚蘇小小來
備酒。孟浪自恃貴官。且少年傲才。想一個官妓。影呼必然立至。不
期差人去時。蘇家一個老嫗回道。姑娘昨日被田翰苑家。再三請去西
溪看梅。明日方得回家。你是那位相公家。若要請我們姑娘喫酒。可
留下帖子。待她回來看了。好來赴席。差人道。有甚麼帖子請她。是
孟觀察相公。叫她備酒。老嫗道。我家姑娘。從來不曉得備甚麼酒。
東要備酒。何不到酒肆中去叫一個。差人見老嫗嘮叨。也不去理睬。

走回稟復。孟浪道。既不在家也罷了。明日必須叫到。不可有誤。差人啫啫稱是。到了次日。差人早早就去。見蘇家的門還未開。等至開門。仍遇見那老嫗。她咧呀一聲說道。你好早呀。我家姑娘極量。也得午後可還。差人午後再去。直等至傍晚。方看見兩三對燈籠。七衣個豪僕。簇擁着一駕香車兒。沿湖而來。到了門前下車時。差人忙攆上前呼喚。只見蘇小小。甜甜大醉。伏在兩三個侍兒身上。一齊攙扶了進去。因知她頗有顯宦庇護。怎敢囉唆。只得回去細細稟明。孟浪道。真是醉了。再恕他一次。若明再有推托。便饒他不過。及到了第三日。差人再去時。侍兒回道。宿醉未醒。尚睡着不能起身。誰敢去驚動她。差人道。你快去說聲。這孟爺。乃上江觀察使。官大着哩。

叫了三日。若再不去。只怕惹出事來。侍兒笑說道。有舍子事。無非道是去遲了。不過罰兩盃酒罷休了。差人聽得不耐煩起來。便走回船中稟道。小人去喚那娼妓。她只睡着不肯起來。全不把相公放在眼上。孟浪聽了。勃然變色。怒道。一個妓女。怎這等放肆。恨不得即刻拿來羞辱一場。方快心胸。又想自家是客官。定還不怕。必須要府縣官立刻拿來。方曉得利害。卽差人到府縣去說。府縣得知。俱替小小吃驚。知此人自持權貴。况且性情暴戾。稍有拂逆。定遭羞辱。叫人悄悄報知小小。速求顯宦發書解釋。然後青衣蓬首。自去請罪。庶可免禍。小小聽侍兒來傳說。還只高臥不理。到是賈姨着急。忙忙走來說道。聞知這姓孟的。性情暴燥。你不要看做等閒。我們門戶人家。

要拾起來固不難。要作踐却也容易。你須急速打點。不可被他羞辱一場。把芳名損了。小小道。姨娘不消憂急。他這兩三日請我不去。故這等裝腔作勢。我且勉強去走走罷了。何用打點。說着起身下牀。穿了衣服。慢慢的走到鏡臺前去粧飾。賈姨道。你此去是請罪。不要認做請酒。只須搭上包頭。穿上一件青衣就是了。何消裝束。小小笑道。裝束乃恭敬之儀。有罪自消。如何到要蓬首垢面。青衣輕薄起來。遂不聽賈姨之言。竟梳雲掠月。裝飾得如畫如描。略進了些早膳。就乘了車兒。竟到湖船上來。叫人傳稟。那賈姨在家。兀自耽憂。叫人探聽。此時孟觀察。正邀了許多賓客。賞梅吃酒。忽聽見說蘇小小來了。心上雖然暗喜。必須叱責她幾句。然後收科。因問道。她還是自

來。還是府縣拿來的。左右稟道。自來的。孟觀察道。既是自來。姑容她進見。一面吩咐。一面據了高座。待作威福。不片時人還未到面前。而鼻孔中。早隱隱嘗着麝蘭之味。將他怒氣消了一半。及到面前。雖然是淡粧素服。却一身的婀娜。滿面容光。猶如仙子臨凡。孟浪兩目應接不暇。呆着觀看。小小却不慌不忙。走到面前。也不屈膝。但深深一拜道。賤妾蘇小小。願相公萬福。孟觀察此時。耳內聽着嘸嘸鶯鶯聲。心中已軟了說不出硬話來。但問道。我喚了你三日。怎麼抗拒不來。可知罪麼。小小道。若說居官大法。妾與相公睽隔天淵。如何敢抗。至於名公巨卿。行春遣興。賤妾來遲去慢。這些風花雪月之罪。妾處烟花不能自主。故年年月月日日。皆所不免。賤妾雖萬死

亦不能盡憤。蓋不獨爲相公一人而已。還望開恩垂誥。觀察道。這也罷了。但你今日之來。還是求生。還是求死。小小道。愛之欲其生。惡之欲其死。悉在相公欲中。賤妾能自定。孟浪聽了。不覺夫笑起來道。風流聰慧。果然名下無虛。但此皆口舌之辯才。你若再能賦詩可觀。我不獨不加罪。且當優禮。小小便請題。孟浪因指着瓶內梅花道。今日賞梅。卽此爲題。小小聽了。也不思索。信口長吟道。梅花雖傲骨。怎敢敵春寒。若更分紅白。還須青眼看。孟浪聽了。知詩意皆包含着眼前之事。又不抗。又不卑。直喜歡得心癢難搔。遂走下坐來。親手撻定小小道。果是青樓奇才也。下官失敬多矣。因之邀入坐。小小道。賤妾何才。止不過巴詞俚曲。有污清聽。偶會相公之意耳。

。孟浪道。情詞會意。正才人之所難。遂携了小小並坐着。開懷暢飲。飲酒之間。小小左顧右盼。談諧謔笑。引得滿坐盡傾。孟浪此際。見偎倚身傍。不覺神魂俱蕩。欲要留宿舟中。恐招物議。直喫得醺醺大醉。諸賓散去。然後差人明燈執火送小小回家。却與小小暗約。到夜靜時悄悄乘小船到鏡閣下相就。如此者一連三夜。大快其心。贈了小小千金。方纔別去。正是。一怒雙眸裂。回噴滿面春。非關情性改。總是色迷人。孟觀察去後。賈姨便問道。這觀察因你不去。特着府縣來拿。何等威嚴。自你去請罪。我還替你耽心。爲何見了你只幾句言語。說得他就笑起來。這是何緣故。小小道。姨娘有所不知。他因連日喚我。不得見而惱怒。皆是欣慕我才色之美。願得一見爲快。

。則此惱。非他本心。皆因不得見而生。故甥女裝飾可人。先安慰他的欣慕之心。則後來之不惱怒。不待言而笑矣。若青衣蓬着。被他看得不才不美。無可欣慕。不更益其惱怒乎。我拿定他是個色厲而內荏之人。故敢往之而不畏。賈姨大笑道。我也做過了半生妓女。甚麼進門訣。枕席上的訣。啓發人錢鈔的訣。死留不放的訣。到也頗多。從不知妓女中。還有這許多訣竅。怪不得你享此大名。原來還有這個秘訣。自從孟觀察這番舉動。遠近傳聞。蘇小小不獨美貌。兼有應變之才。聲名一發重了。然蘇小小却暗自思道。我做了數年妓女。富貴繁華。無不盡享。風流滋味。無不遍嘗。從不曾受人一毫輕賤。亦可謂僥天之幸。須乘此車馬未稀。早尋個桃源歸去。斷不可流落爐頭。償王

孫之債。主意定了。遂懨懨托病。淡淡辭人。或戒飲於繡佛之前。或遁跡於神龍之尾。峰蝶原忙。而花枝業不知何處。樓台自在。而歌舞悄不聞聲。這是天心有在。樂於成全。一日。小小偶同了一個知女已友。看荷花回來。受了些暑熱之氣。到夜來又貪涼。坐在露台。不期坐久。又冒了些風寒。寒熱夾雜。染成一病。臥床不起。醫生來看。都說是兩感。又因身體姣弱。恐凶多吉少。小小父母早亡。雖有親戚久疏。惟有賈姨往來親密。見他病重。甚是着急。因含淚說道。奈何天之不仁。降此重疾。小小道。姨娘不要錯怪天。這正是天周全我處。你想我一個女子。朝夕與鴻儒巨卿。談諧談笑。得此大名者。不過恃此少年之顏色耳。須知顏色在青春。一過了青春。便漸漸衰敗。爲

人厭棄。却從前芳名掃地矣。此時眉尚可養。髻尙堪撩。縱青黛有靈。亦不過五年十年止矣。而五年十年。無非轉眼。何如乘此衆人垂涎刮目之時。借風露天寒。萎芳香於一旦。假巫山雲夢。謝塵世於片時。使灼灼紅顏。不至白頭出醜。疊疊黃土。尙動青髻之思。失者片時。得者千古。姨娘當爲甥女喜也。賈姨道。說是這等說。想你青春年少。一日損棄。叫我怎生割捨你。還須保重。過了一日。見他病日沉重。因問道。你交廣情多。不知可有甚未了。要倩人致意否。小小聽了。勉強道。交乃浮雲也。情猶流水也。隨有隨無。忽生忽滅。有何不了。致意於人。至於我死以後。物化形消。葬不必豐。但生於西冷。死於西冷。埋骨於西冷。庶不負我蘇小小山水之癖。說罷竟奄然而

逝。賈姨痛哭一場。備了衣衾棺槨。從豐收殮。將柩停於中堂。見小積下許多銀錢。欲要在他面上多化費些。又恐惹人是非。不敢舉行。忽一日。見有三四個青衣差人。飛馬來問道。蘇姑娘在家嗎。若在家。可少待。我們滑州刺史鮑相公。立刻就要來面拜。賈姨聞聽。不禁哭着說道。蘇姑娘是在家。只可惜死了。不能接待。若是鮑相公要追歡買笑。就煩尊駕稟聲。不消來了。差人吃驚道。聞說蘇姑娘只好二十來歲。果是真死麼。賈姨道。柩停堂中。如何假得。差人只得飛馬去回報。不多時。早望見鮑刺史。穿了素服。乘馬而來。到了西冷橋邊。便跳下馬來。步行到門。嗚嗚咽咽哭了進來。及到柩前。不禁撫棺大慟道。蘇芳卿。你是個千秋具慧眼有血性的奇女子。既知我

鮑仁是個英雄。慨然贈我百金。去求功名。怎麼不待我鮑仁功名成就。來謝知己。竟辭世而去耶。却叫我只一腔知己之感。向誰去說。豈不痛哉。說着悲悲戚戚。直哭得聲息都無。抽咽不止。賈姨此時。已問明侍兒。知是小小贈金之人。因在傍勸解道。人死已不能復生。相公貴人。不要爲亡甥女痛傷了貴體。鮑刺史道。人之相知。貴乎知心。他小小一女子。在我貧賤時。能具慧眼識我。慨然相贈。勉我進取功名。今因來遲。不能少伸一報。實在疚心。豈不痛死。賈姨道。相公既有此不忘之情。要報小小。也還有求。鮑刺史道。他已玉碎香消。怎能相報。賈姨道。小小繁華了一生。今寂寞孤魂。停棺於此尙未擇有葬處。殊屬傷心。他臨終遺言。死後欲葬西冷。相公若能擇西冷三

尺土。爲小小埋骨。則小小九泉有知。定當感激深厚。鮑刺史聽了。方纔轉悲爲喜道。媽媽之言。甚是有禮。遂叫堪輿在西冷橋側。擇了一塊吉地。又叫匠人興工動土。造成一座墳墓。又自出名發帖。邀請合郡鄉紳士大夫。都來爲蘇小小開喪出殯。衆人見鮑刺史有此義舉。誰敢不來。一時的祭禮盈庭。到那下葬之日。夾道而觀者。人山人海。鮑刺史穿了白衣白冠。親送蘇小小之柩葬於西冷墳墓之內。立一石碑。上題曰錢塘蘇小小之墓。又爲他置下祭田。爲賈姨守墓之費。臨行復又哭奠一場。然後辭去。有此一段佳話。故蘇小小之芳名。至今與西湖並傳不朽云。通其慕者。無不流連感歎。相傳有七言古詩一首道。

世人復空眼亦空。冰炭橫據胸之中。翻手覆手幻雲雨。何況未遇識英雄。君不見。錢塘名妓蘇小小。獨具慧眼從來少。至今古墓在西湖。湖光山色相圍繞。

道濟師裝瘋玩世

西子湖擅東南之秀。仙賢忠節種種皆有。而三寶門中。豈無一真修之衲。爲湖山展眉伸目乎。然或安隱於禪。而不顯慧靈之妙。或標揚於詩。而但逞才學之名。至於認空是色。執色皆空。有時露前知。偶存異蹟。瘋瘋顛顛。透泄靈機。不啻如來作西方之蠢漢者。豈易得哉。不意西湖上。有一僧。叫做道濟。小變沙門之戒律。大展佛家之靈圖。有時以遊嬉指點世人。而人不悟。只認作他瘋顛。遂叫他作濟顛。

他的瘋顛。皆合於佛理。他的靈異聖蹟。在於醉中。略舉一二。以生西湖之色。原來濟顛。在靈隱寺遠瞻堂座下爲弟子。被長老點醒了靈性。一時悟徹本來。恐人看破。故假作顛狂。以混世人耳目。自到了淨慈寺做書記。便於顛狂中。做出許多事業來。一日衆僧在正殿上香花燈燭。與施主誦經。濟顛却吃得醉醺醺。手托着一盤肉。突然進來。見衆僧唸經。他却雜在衆僧內唱山歌。唱一回又將肉吃一回。監寺看見不勝憤怒道。這是莊嚴佛地。又有施主在此齋供。衆僧在此焚修。你怎敢裝瘋作痴。在此攪擾。還不快快走開。濟顛笑道。你道我佛莊嚴。難道我不莊嚴。只怕我這臭皮囊。比土木還莊嚴許多。你道施主在此齋供。難道我這肉不是齋供。只怕我這肉。比施主的齋供還馨

香許多。你道衆僧在此誦經。難道我唱的山歌兒。不是誦經只怕我唱的山歌兒。比衆僧誦的輕文還利益些。怎麼不逐他們。到來趕我。監寺見逐他不動只得央了施主。同來稟知長老。因命侍者。喚了濟顛來。數說道。今日乃此位施主祈保母病平安的大道場。他一片誠心。你爲何打斷衆僧的焚修功課。濟顛道。這些和尚。只會吃饅頭。討襯錢。曉得甚麼焚修。弟子因憐施主誠心。故來唱一個山歌兒。代他祈保。長老道。你唱的是甚麼山歌。濟顛道。我唱的是。（你若肯向我吐真心。我包管你。舊病兒一時都好了）。濟顛念完。對施主說道。我替你祈保。只怕令堂尊恙。此時已全愈了。你快回去罷。正說時。見施主家裏。差了用人來報道。老太太的病已好。竟能坐起來叫請主人

回家。施主又驚。又喜。追問原由，用人道。太太說睡夢中只聞得一陣酒肉香。不覺精神陡長。病痛完全好了。施主聞聽。笑對濟顛道。這等看來。濟師竟是活佛了。待我拜謝。說還未完。濟顛早一路筋斗打出方丈。不知去向。一日淨慈寺的德輝長老。要修整壽山福海的藏殿。曉得濟顛與朝官往來。故命他化三千貫錢。濟顛道。不是弟子誇口。若化三千貫。只消三日便完。但須請我一醉。長老大喜。命監寺去備辦美酒素食。羅列方丈中。請顛受用。濟顛見酒一碗不罷。兩碗不休。直吃得太醉。方纔提了緣簿去睡。到次早去見毛太尉道。敝寺向來原有座壽山福海的藏殿。甚是興旺。不意年深日久。盡皆倒塌。今長老要發心修造。委我募化。須得三千貫錢。方能成功。你想我一個

瘋顛和尚。那裏去化。惟太尉與我有些緣法。求太尉一力完成。便取出緣簿。遞與太尉。太尉看了道。我雖是一個朝官。那裏就有三千貫閒錢作佈施。你既來化。我只好隨便捐助你幾十貫罷。濟顛道。幾十貫濟甚麼事。太尉若不肯。教我去化何人。太尉道。既如此說。可消停一二月。下官設法便了。濟顛道。這個使不得。長老限我三日便要。怎講一兩月。太尉見濟顛逼緊。轉笑將起來道。你這個和尚。真是個瘋子。三千貫錢。如何一時便有。濟顛道。怎的沒有。太尉只收了緣簿。包管就有得來。遂將緣簿撇在當廳桌子上。急忙抽身便走。太尉叫人趕將緣簿交還他。濟顛接了又丟到廳上來。說道不要你的。怎這等慳吝。說罷竟走出府去。太尉只得收下。因分付看門人。今後濟

瘋子來。休要放他進府。却說濟顛回到寺中。首座忙迎着問道。化得怎麼了。濟顛道。已去化了。後日皆完。首座道。今日一文也無。後日那能盡有。濟顛道。我自會化。不用你耽慮。說罷竟到禪堂裏去睡覺。首座說與長老。半信半疑。一時不能決斷。到了次日。衆僧又來說道。濟顛自立了三日限期。今日是第二日。竟不出寺去化。坐在灶下捉虱子。明日如何得有。多分是說謊騙酒吃。長老道。濟顛雖說風狂。在正務上。却還不甚糊塗。事雖近乎說謊。但他怎好騙我。且到明日再看他怎說。到了第三日。毛太尉纔入朝。早有一個內侍。從皇宮裏出來。尋着毛公道。娘娘有旨宜你。毛太尉急跟到正宮。太后道。本宮昨夜三更時分。正朦朧睡去。忽見一位金身羅漢。對我說道。西

湖淨慈寺。有一座壽山福海殿。一向莊嚴。近來崩坍了。要化我三千貫錢去修造。我問他討緣簿看。他說緣簿在毛君實家裏。我問他有何名號。他又說名號已寫在緣簿之後。但看便知。本宮醒來。深以爲異。但不知果有緣簿在你處麼。毛太尉聽了。拜倒在地。具以實告。太后又問道。這濟和尚。平日可有甚麼好處。太尉道。平日並不見有甚好處。但只是瘋瘋顛顛的要吃酒。太后道。真人不露相。這正是他的妙用。他既來化本宮。定有因緣。本宮寶庫中現有脂粉錢三千貫。可捨與他去修造。但此金身羅漢現在眼前。不可當面錯過。你可傳旨備鸞駕。待本宮親至淨慈寺去行香。認一認這活佛。毛太尉領了太后懿旨。一面到寶庫中支取三千貫脂粉錢來。叫人押着。一面點齊嬪妃綵

女。請娘娘上了驪駕。自己騎了馬跟在後面。逕到淨慈寺而來。此時濟顛正坐在禪房中。首座看光景不像。又走去問他道。你說的施主如何了。濟顛道將近來也。首座不信。冷笑而去。又過了半晌。濟顛奔出禪房來。大叫道。都來接施主。他便去佛殿上撞起鐘來。播起鼓來。長老聽見。忙叫衆僧去看。衆僧看見沒動靜。只有濟顛自在佛殿上亂叫接施主。因回覆長老道。那裡有甚施主。只有道濟在那裏發瘋。正說未完。管門飛跑進來。報稱外面有黃門使來說。太后娘娘要到寺進香。驪駕已在中路了。快去迎接。衆僧聽見。方纔着慌。長老急急披上袈裟。戴上毘盧帽。領着合寺的五百衆僧人。奔到山門來跪接。不一時鳳輦到了。迎入大殿。太后先拈了香。然後坐下。長老領衆僧

參見畢。太后就說明緣由。蔣三千貫錢。交與庫司收明。長老忙同衆僧一齊叩謝布施。太后又說道。本宮此來。雖爲功德。實欲要認認這位羅漢。長老跪奏道。貧僧合寺雖有五百僧衆。却盡是凡夫披剃的。實不敢妄稱羅漢。炫惑娘娘。太后笑道。羅漢臨凡。安肯露相。你可叫五百僧人盡聚集來我看。我自認得。長老恐叢雜堂上。一時難看。因命衆僧手執香爐。遶殿念佛。便一個個。從太后面前走過。那濟顛亦夾在衆僧中。低頭跟着走。剛走到太后面前。太后早已看見。親手指着說道。我見的羅漢。正是此僧。但夢中紫磨金色。甚是莊嚴。爲何此刻作此幻相。濟顛道。貧僧是個瘋顛窮和尚。並非羅漢。娘娘不要認錯了。太后道你在塵世中。混俗和尚。自然不肯承認。這也罷了。

。只是你化本宮三千貫錢。却將何以報我。濟顛道。貧僧一個窮和尚。只會打筋斗。別無甚報答娘娘。只顧娘娘也學貧僧打一個筋斗。轉罷。一面說。一面卽頭向地。脚朝天。一個筋斗翻轉來。因不穿褲子。竟將前面的物事都露了出來。衆妃嬪宮女見了。都掩口遮目。近侍內臣見他無禮。恐太后動怒。要去將他捉住。不料他一路筋斗。早已不知打到那裏去了。長老與衆僧看見。膽都嚇破。忙跪下請罪道。此僧素有瘋顛之症。罪該萬死。太后道。此僧何嘗瘋顛。實是羅漢。他這番舉動。皆是祈保我轉女成男之意。盡是禪機。不是無禮。本該請他來拜謝。但他既避去。必不肯來。只得罷了。說罷上輦還宮。長老一塊石頭方纔放下。叫侍者去尋他有人見他頂着一夥小兒。搖了一

隻船。到西湖上採蓮耍子去了。長老對衆僧說道。濟顛顯此神通。感動太后。捨施完成藏殿。他恐被人識破。故作瘋顛狀態。掩人耳目。你們不可輕慢他。衆僧尙半信半疑。一日濟顛閒着。走到靈隱寺。來望印鐵牛印長老。道他是個瘋子。閉門不見。濟顛惱了。隨題詩一首譏誚他。(幾百年來靈隱寺。如何却被鐵門門。蹄中有漏難耕種。鼻孔撩天不受穿。道眼豈如驢眼瞎。寺門常似獄門關。冷泉有水無鷗鷺。空自留名在世間。)印長老看見。不勝大怒。遂寫書與臨安趙府尹。要他將淨慈寺外兩旁種的松樹盡行伐去。以破他的風水。趙府尹一時聽信。徑帶了許多人來斫伐。德輝長翁聞報。慌了手脚。濟顛道。長老休慌。趙府尹原是誤信纒言而來。只消說明道理。即可無事。遂走

出來迎接道。淨慈寺書記僧道濟。迎接相公。趙府尹道。你就是濟顛麼。濟顛道。小僧正是。趙府尹道。聞你善作詩詞。譏誚罵人。我今來伐你的寺前松樹。你敢作詩罵我麼。濟顛道。人有可譏可誚。方敢譏誚之。人有可罵。方敢罵之。有如相公乃堂堂宰官。又是一郡福星。無論百姓受惠。雖草木亦是沾恩。小僧頌德不遑。焉敢譏誚相公。雖有一詩。亦不過爲草木乞其餘生耳。望相公垂憐。遂將詩呈覽。府尹接了。見上寫。（亭松百尺接天高。久與山僧作故交。只認枝柯千載茂。誰知刀斧一齊拋。窗前不見龍蛇影。屋畔無聞風雨號。最苦早間飛去鶴。晚回不見舊時巢。）趙府尹將詩看了數遍。低徊吟詠。不忍釋手。說道原來是個有學問的高僧。本府誤聽人言。幾乎造下一重

罪孽。卽命伐樹人散去。然後重與濟顛作禮。留府尹入寺獻齋。齋罷欣然別去。又一日濟顛要到長橋與王公送喪。走到王家。恰好喪事起身。因上前高聲念道。（餽餽兒王公。靈性最從容。播荳播了千百擔。蒸餅蒸了千餘籠。用了多少香油。燒了萬千柴頭。今日盡情丟去。往日主顧難留。靈棺到此。何處相投噫。一陣東風吹不去。鳥啼花落水空流。）今罷衆人起材。直抬到方家峪歇下。請濟顛下火。濟顛手提大火把道。大衆聽者。（王婆與我吃粉湯。要送王公往西方。西方十萬八千里。不如權且住餘杭。）濟顛念罷。送喪人聽了。各自暗笑。忽見一個人走來報王婆道。婆婆恭喜。餘杭令愛。昨晚生了一個孩子。託我特來報喜。原來王婆有個女兒。嫁在餘杭。因他有孕。故不

叫他來送喪。今聽見生了孩子。滿心歡喜。因問道。這孩子生得好麼。那人道。不但生得好。還有一樁奇處。在肋下有骨蝕王公四個硃字。人人疑是王公後身。衆送喪人聽了此言。方驚駭道。濟公不是凡人。急忙要來問他因果。早又不見他那裏去了。是年冬。淨慈遭了回祿。復請松少林來做長老。長老要重修募緣。要做榜文。因對濟顛說道。只得借重大筆一揮了。濟顛道。長老有命。焉敢推辭。但只是酒不醉。文思不佳。還求多買一壺來吃了。方才有興。長老道。這個容易。便叫人去買酒來。濟顛吃得快活。便提筆寫道。

伏以大千世界。不聞盡變於滄桑。而量佛田。到底尙留於天地。雖祝融不道。肆一時之惡。風伯無知。助三昧之威。掃法相還太虛。

燬金碧成焦土。遂令東土凡夫。不知西來微妙。斷絕皈依路。豈獨減湖上之十方。不開方便門。已失域中之一教。卽人心有佛。不礙眞修。而俗眼無珠。必須見像。是以從絲積累。造寶塔於九重。再想修爲。塑金身兮丈六。况遺基尙在。非比創業之難。大衆猶存。不費招提之力。倘邀天之幸。自不日而成。然工興土木。非布地金錢不可。力任布施。有賴如天檀越方成。故今下求衆姓。蓋思感動人心。上叩九天。直欲叫通天耳。希一人發心。冀萬民効力。財聚如恆河之沙。功成如法輪之轉。則鐘鼓復設於虛空。香火重光於先帝。自此億萬年。莊嚴不朽。如金剛天人神鬼。功德無量。證明於鐵塔。謹榜。

長老看見榜文。做得微妙又堂皇。不勝之喜。隨即叫人寫了。挂於山門之上。過往之人看見。無不贊美。哄動了合城的富貴人家。盡皆隨緣樂助。也有銀錢的。也有米布的。日有人送來。長老見了。因對濟顛說人情如此。大約寺工可興矣。濟顛答道。這些小布施只好熱鬧山門。幹得甚事。過兩日。少不得有上千整萬的大施主來。方好動工。長老聽了。似信不信。只說道。但願如此便好。過不得三兩日。濟顛走入方丈。對長老說道。可叫人用好的錦箋紙。快將榜文端楷寫出一道來。長老道。此榜文挂在山門前。人人皆見。抄他何用。濟顛笑道。只怕還有不出門之人要看。快叫人去寫。遲了恐寫不及。長老知濟顛說話定是有因。遂叫人將錦箋抄下。恰好寫完。只見管山門的來

報。李太尉騎着馬。說是皇爺差他來看榜文的。要請長老出去說話。長老聽了。慌忙走出山門迎接。李太尉跳下馬來。說道當今皇爺。昨夜三更時分。夢中駕幸西湖之上。親見諸佛菩薩。俱露處於淨慈寺外。又看見山門前一道榜文。字字放光。又看見榜文內。有叫通天耳上叩九天之句。醒來時。記憶不清。故特差下官來看。不期山門前。果有此榜文。榜文內。果有此句。大是奇事。但下官不便空手回旨。長老可速將榜文另錄一通。以便歸呈御覽。欲知榜文鈔否。且看下文分解。

